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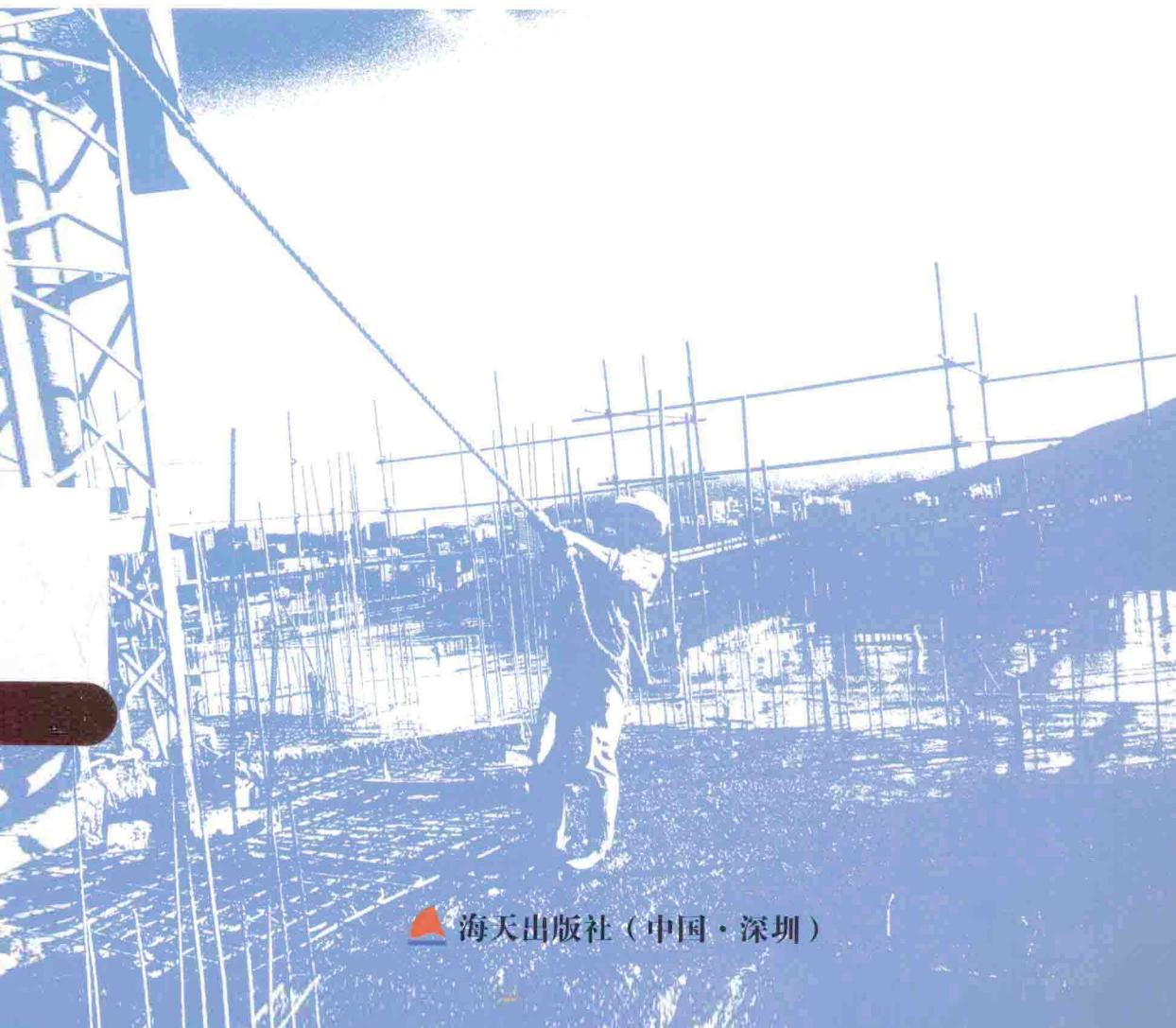
邱华乐◎著

城市梦想

一位农民建筑工的



以阳光心态面对人生，
以辛勤劳动创造生活，
以感恩情怀回报社会。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著



城市梦想 一位农民工建筑工的

以阳光心态面对人生，
以辛勤劳动创造生活，
以感恩情怀回报社会。



▲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口述深圳：一位农民建筑工的城市梦想 / 邱华乐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07-0822-8

I. ①口… II. ①邱…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669号

口述深圳：一位农民建筑工的城市梦想

Koushu Shenzhen: Yiwei Nongmin Jianzhang De Chengshi Mengxiang

责任编辑：蒋鸿雁 谢芳

责任技编：梁立新

责任校对：景振航

装帧设计：思成致远

出版发行：海天出版社

地 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www.hph.com.cn

订购电话：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40千

版 次：2014年0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01月第1次

定 价：32.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似乎就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
对他们来说，幸福的生活，永远在那个看似很近实际很远的地方。
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在城市里建筑着自己的理想。
无论辛酸，无论苦痛，无论隐忍与忧伤，
在那些充满激情的时光里，他们挥霍着自己年轻的生命，
守候着捉摸不定的爱情，也同样珍藏着那些值得与不值得的回忆。
或许，关于青春，永远是一道明媚的伤痕。

写在前面

关于青春，永远是一道明媚的伤痕

幸福的生活，我认为其实是一种奢侈。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一句电影台词说，我已经30岁了，已经很老了。闻听此言，我突然觉得心里一惊。良久，才想起来自己已经快40岁了。

来日方长，来日何其多？那个青涩的少年已经转眼到了成熟的年纪。人生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来去匆匆，全无定数。不相信命运，却又被命运左右。不相信爱情，却又让爱情所伤。似乎人生的路，总是那么反其道而行。像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所阐述的那样，真正的生活永远不在生活本身，而在于永恒的回忆。

灯火阑珊，蓦然回首。当物是人非之后，才发觉值得自己回忆的很少。快乐的总是轻描淡写，痛苦的却是刻骨铭心，似乎唯有平淡才是永远真真切切的生活。犹如一夜的流离烟火，只为了映衬你一次华丽的转身。

流年，只是冲淡回忆的毒药。

很久很久之后，我们终会遗忘一些人，也会重新认识一些人。但是为什么那些从前认识的，到后来又不认识了呢？

乡下的集市依旧还是那么热闹而拥挤，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丝毫消减这个冬天里凛冽的严寒。

除夕将近，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仍旧很多。母亲是一个很细心周到的人，她说家里还有些东西没买，想和我上街再去看看。街上的人潮涌动，有些人认识，又仿佛不认识。终归是离开家太久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是在情理之中。

这时候，母亲与一位比我年长的男人寒暄起来。我们似乎都不认识

彼此，仅仅相视一笑之后，他便匆匆消逝在了人潮里。母亲似乎也看出了我的疑惑，便直接对我说，那是楠，以前你们两个可是很要好的。楠，是他，我儿时最好的伙伴。这些年我们虽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却也一直没见过面。几年前的时候，他还在网上对我说起过自己失恋的事情。想到这儿，我突然问母亲，楠，他结婚了吗？母亲说，结了，早结了，只是她媳妇好像脑子有点儿毛病。我说，什么毛病啊？母亲说，他家穷，所以也没找到一个好的对象。说到此，我也大概猜到了一些。

初七的时候，按惯例楠会来我家拜年。楠的话很少，与我更是说不上几句，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条很深的鸿沟了。但他与我父亲的话倒是很多，说的大多是一些建筑工方面的话。楠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又加上妻子不善照顾，所以他的担子也越发重了。虽然楠比我只年长两岁，但一眼看上去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中年人了。粗粗的手指上结着厚厚的老茧，无论从眼神到面颊都显露着一道道抹不去的沧桑。

楠和父亲的对话，很自然，也很顺畅。这不由得让我感到羞愧起来，不知道是楠已经太世故了，还是我太不成熟了。很多时候，我与长辈的对话都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张口结舌，不知所措。

吃饭的时候，我只感觉自己是一个听众，一个仍旧不经世事的听众。楠说，今年没挣到什么钱，钱都让他舅给赚去了。楠顿了顿，又接着说，年尾结算本来能给他两万多的，但他舅又说要扣这扣那的，到最后也只剩下一万五左右了。听得出，楠为此很气愤，但也颇感无奈。

生活，似乎是一座围城。在这座城里的农民工，则永远在建筑着一座不属于自己的围城。

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似乎就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对他们来说，幸福的生活，永远在那个看似很近实际很远的地方。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在城市里建筑着自己的理想。无论辛酸，无论苦痛，无论隐忍与忧伤，在那些充满激情的时光里，他们挥霍着自己年轻的生命，守候着捉摸不定的爱情，也同样珍藏着那些值得与不值得的回忆。或许，关于青春，永远是一道明媚的伤痕。

目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 关于青春，永远是一道明媚的伤痕 1

1. 初来深圳的路	1
2. 变换不定找工难	5
3. 笑到最后的坚守	9
4. 初试建筑活	13
5. 从鱼塘到大厦	16
6. 中暑	19
7. 饭堂门口的争斗	21
8. 还记得那碗稀饭吗？	23
9. 一位好领导	25
10. 炒人事件	28
11. 体检风波	31
12. 喜迎香港回归	33
13. 喝啤酒的一次记录	36
14. 男儿泪	39
15. 坟地厨房	41
16. 高楼掉钢管	44
17. 偷卡扣的老头	47
18. 查证件抓人	49
19. 夏老头的摔伤事件	53
20. 工地来了贵州学生娃	55
21. 黑洞破灭了吗？	58
22. 鹬蚌之争	61
23. 最后的情信	64

24. 是谁偷了他的钱	69
25. 半夜小偷	72
26. 这里让女人走开	75
27. 无情的杀戮	78
28. 一对患难夫妻的离散	80
29. 四兄弟的第一次电话	83
30. 无赖与领导	85
31. 火烧地下室	87
32.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要工资？	90
33. 紧张的大学城工程建设	92
34. 欢醉的年饭	95
35. 蜗居非典	97
36. 痴迷彩票的老工人	99
37. 金花大战	102
38. 补要工资	105
39. 三年庸碌	108
40. 一位工人为何离逝	113
41. 谁为这浪费买单？	115
42. 不团结的代价	117
43. 一根残指的索赔历程	119
44. 恶有恶报	122
45. 炎夏之死	124
46. 黑入工地	127
47. 无言的感谢	129
48. 点工群殴记	132
49. 半夜抓贼	135
50. 大门口拦车	138
51. 公园大地的快餐小炒商贩们	141
52. 一个让工人们称道的鸿荣源建筑	145
53. 半夜哭声	148
54. 用什么来调节工期与噪声污染	152
55. 结账纠纷	154

56. 一个令人费解的建筑公司	157
57. 一个建筑工人写给儿子的日记	160
58. 出租屋的尴尬	164
59. 血的教训	167
60. 看奥运圣火传递	169
61. 地震反应	171
62. 持凶群殴破灭记	173
63. 是什么规避了灾难的发生？	176
64. 白色污染	178
65. 开发商们的购房庆贺会	180
66. 惊恐的电话	183
67. 邱师傅的喜悦	185
68. 老刘的忧虑	188
69. 从阳台垮裂说开去	190
70. 老工人们搬新房	192
71. 老太婆的生日宴会	195
72. 四职工之家的灾变	197
73. 休闲的工人们在干什么？	199
74. 工人宿舍的变迁	202
75. 这个心存感激的团年	204
76. 路在何方？	207
77. 是什么成就了他们？	209
78. 豪赌客们得失了什么？	211
79. 钢筋工九娃	214
80. 工地的组织结构	217
81. 这些与男随行的女人们	220
82. 这个安逸巴适的晚餐	222
83. 从捡铁钉说施工建材的浪费	224
84. 十三年归家的府哥	226
85. 一个飘荡的女人	231
86. 小马结婚	234
87. 年前年后	237

88. 阿兵的跳槽	240
89. 小娃仔工人	242
90. 相聚留守学童家	244
91. 不认真的结局	247
92. 刘二娃的安全事故启示	249
93. 虎落狼群	251
94. 深夜殴盗	253
95. 工地伙食大锅小灶私生活	255
96. 男人计生证	257
97. 特区边防证	259
98. 工艺和要求的不同说明了什么	261
99. 在工地务工的女人们	263
100. 街边文化欣赏	265
101. 顽童改造记	268
102. 灭臭虫记	271
103. 换一根钢丝绳的路要走多远?	274
104. 没有笑容的丰收	278
105. 外架工飞身之逝	282
106. 举手之劳的劝和	285
107. 搭乘火车旅行记	288
108. 探路寻梦历程记	293
109. 繁忙的工地小店	296
110. 罢工示威的另类出路在何方?	299
111. 封顶之喜	303
112. 颠沛流离搬家难	307
113. 算账的猫腻	311
114. 建筑义工?	315
115. 鱼水情深	319
附文 “老婆来工地亲热一次都很难”	322
后记	326

1. 初来深圳的路

一九九六年的暑假对我来说显得格外炎热、忧郁、沉闷。这一年我高中毕业了，高考成绩却十分不理想，仅上了委培分数线。这时的委培全称是国家委托培养，即按高校现行办学条件无力扩大招生范围培养更多学生，由相关用人单位委托高校给自己培养定向人才，被培养人则被称为委培生。委培生被录取时比统招生分数线低，但学费高出很多，高出的部分叫委托培养费，高校就是用委托培养费来改变办学条件。老师在课堂给我们讲得很明白，鼓励我们如果上不了统招分数线也可以去读委培。但在农村，这些政策是难以言明的。因为当时人们看中的是分数考得好，学费收得低，毕业后还能包分配的统招生，觉得那才是铁饭碗。如果谁要解释这项政策，分明是给自己分数考得低找开脱说辞。然而事实是：统招生和委培生都是录取到同一个学校，分配在同一个班级，学着同样的知识的学生。

由于高考分数不理想，我没有去县招生办填报委培志愿书。再说如果下了录取通知书，当时那对我家庭来说相当于天文数字的学费也是难以承受的。父母年老了，从庄稼地里不能变卖出什么钱来；我的两个外出务工的哥哥也支付了我好几期的学杂费，我不想再为难他们了。于是，我萌发了去外面闯一闯的想法。其实后来还是有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当然是收费相当高的学校。当时我没有硬着头皮劝说家里获得更多的支持，也没有想过借一些钱走出上大学的第一步。而我的一些同学走出了这一步，这一直让我很后悔。

就在这一年，与我一同毕业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张超，一个叫张书明。外出务工是我们三人私下合计的。这之前有一个叫邱志敏的人也计划着外出务工。邱志敏高考那年差了几分没能上大学，后来就到乡初中代课教英语。虽然他代课教的都是毕业班，但他带出来的学生非常优秀，考试

成绩在县里、区里都是排得上号的。学校限于政策一直没能将他转正，以代课教师相称。他当初也教过我，所以见面时我一直尊称他为老师。

对于务工地点，我们选择的是深圳。从一些报道中了解到，深圳遍地是黄金，满街有机会，就连一直在北方秦皇岛一带务工的乡邻们也陆续如候鸟般南飞去深圳寻找机会了。在我们去之前，我的两个哥哥已去过深圳了。他们干的是建筑活，曾在地王大厦的尾期工程中干过杂活，还为修建上面的两个顶尖架设过外架，后来转到附近的成教大厦干活，不过他们都回乡了。那我们去投靠谁呢？我想起我的一个堂姐夫是部队转业去深圳的，在道路公司上班，他家地址也详细，他家在泥岗村。但他们工作忙，孩子又在上学，不便去他们那里落脚、打扰他们的生活。大家一致决定先去投靠靠近邻邱华府，他在罗湖莲塘锡威电子厂上班，通讯地址是莲塘锡威电子厂118栋3楼。办好边防证，打点好行装，我们商议在8月26日启程。

阳历的8月便是农历的7月，在农村这是个看似闲散却充满期待和收获的月份。金黄色的玉米一摞一摞码在屋檐下，看了着实让人欢喜；院坝的石板上晒着一片一片火红的辣椒，红得实在有些耀眼；菜地里，青的丝瓜，白的黄瓜，紫的茄子，挂满枝架，竞相长大；田坎的梨树上，诱人的青梨压弯了枝头，就连它下面的高粱也学着弯起了腰；水田里青黄相间的谷粒排满稻秆的穗头，间或“唰”的一声轻响，或是鱼儿在那下面无拘无束游荡，或是晚出穗的稻秆在竞相奔放，或是那埋头的谷粒在风中窃窃私语；远处的山坡上燃烟飘绕，那是乡亲们在铲一处草皮，烧成一堆火灰，为入秋种土豆准备肥料；隔河的院落里传来火炮声和嘈杂的欢笑，或许那是为金榜题名的学子举行一场上学前的庆祝宴。

此刻，我没有收获喜悦也没播种希望，我即将离开故土远行到一片未知的土地里闯荡，前路茫茫。倔强地咬一咬牙，思念着曾经的课堂，收拾行囊时我反复试装，哥哥们说那里不冷，别多带衣裳。最后，我在行囊底部放上了破旧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我心底仍揣着一个梦想。

临行那天，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除了县城，我们三个刚毕业的学生都没去过较远的地方，现在却是一去几千里之外。路上，我们要彼此照料。第一次坐火车没有让我感到新鲜和兴奋，落榜的命运让人心中充满压抑的悲伤，旅途中思绪还在上学的记忆里游荡。上了车我们互相提醒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到了武昌火车站我们下了车还要过一个夜。为了节约钱，我们没去住店，而是和许多人一样在广场上铺几张报纸相互簇拥着歇息，把邱

志敏老师和行李挤在最里面。深夜醒来的时候，我身上一个电子表已不见了，还好放在邱志敏老师防盗内裤中的钱还在。从广州火车站下火车再到罗湖火车站，再从那里坐417路中巴到莲塘已是凌晨12点了，我们把行李堆在锡威电子厂外的马路边一丛可以隐藏行踪的簕杜鹃花树下，虽然又饿又渴，我们却不敢出去，因为听说这里会抓人。马路上的摩托车来来往往，整夜没有停止过，还有许多蚊子打探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只能用衣服尽量遮盖自己，轻轻拍打中断它们的造访。熟睡是不可能了，只能短暂地迷糊一会儿。天终于亮了，我们彼此看着对方睁着熊猫眼，强打精神站在台阶高处，在人山人海的上班人流中找寻着我们的近邻邱华府。时间过得很快，伴随着一声惊呼，早上8点左右我们终于找到邱华府，相互见面又惊又喜。说话的间隙，一位老乡给我们买来了千层饼和瓶装百事可乐作早餐。困倦顿消，喜上心来，第一次喝这种刺喉的冰冻饮料，还以为里面加了辣椒，听别人解释才知道加的是二氧化碳。仔细一问，邱华府现住在厂里宿舍，厂里这段时间也不招人，他只好请假把我们带到一个也有老乡的叫黄贝岭的小工地安顿下来。

我们一路步行前往黄贝岭小工地，路上谈论着家乡的事，邱华府突然指着马路对面隔河山坡上的小屋告诉我们那就是香港——英国人的哨楼，看着荒凉的山坡上突兀孤单的小楼，我们有些怀疑，但思索片刻便不置可否了。黄贝岭的小工地是一个正在建设的足球场，工程量不大，工人不多，主要是建挡土墙和观看台。宿舍里有竹架床的空铺位，住得下我们。刚放好包，工地领班老乡郑从述就过来招待我们。他看见我们非常热情，那真是老乡见老乡，热闹响当当。他嘱咐我们好好休息，并叫饭堂给我们准备伙食，说我们如果愿意可以在这里干些杂活，可包吃住没问题。我们四人轮流洗了澡，各自找了个铺准备睡觉。

本来我早已疲倦，不知是被老乡的热情感染了，还是对新地方认生，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毕业前的一幕来。高中毕业那年，我和几个同学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栋出租屋里，楼里一共住着8个毕业生，5个男生，3个女生。虽然大家彼此不同班、不同科，老家不见得是一处的，也不是恋爱中的男女朋友，相互见面只微笑着点个头，平日里也只商讨过考试的题目，关系一般，但是大家珍惜这段求学中保持的情谊。于是在考试前有人提议在一个休息日举行一个小聚会，目的是留下彼此的通信地址，畅谈一下对未来的打算。在真心交流面前，虽然大家骨子里有着

桀骜不驯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坚毅，但并不会因此而狂妄自大。有的说，此届不中，他将再寒窗苦读一年，姜老才辣，久炼成钢嘛；有的说，如果他名落孙山，他将外出务工闯出一番天地来；有的说，到时再决定，看看命运之神如何安排。轮及我时，我说要是分数不理想，我就去南方深圳务工。当时还想，是否可以翻版一些报道中白手起家或独辟蹊径的成功事例来，末了还俏皮地说了句“到时到深圳来，别忘了请我做东哟”。而今天，我却真的来了深圳，真的睡在深圳一个小工地的竹架床上，是如愿以偿？还是伤感倍至？心中思念着读书。读书啊读书……慢慢进入了梦乡。

（1996年8月莲塘）

2. 变换不定找工难

在黄贝岭小工地安顿下来后，除了有时在工地干些零杂活补贴给我们提供伙食的饭堂外，我们四人便到处打探着找工作。我们三个刚毕业的高中生是想找个厂进进，邱志敏老师则希望找个管理员之类的工作做做，当家教也更好，总之是希望找个工资高一点，工作环境干净一点的，不太愿意呆在建筑工地干，像其他老乡们一样个个晒得黝黑，汗水中去，风雨中来。我们把工作的希望寄托在锡威电子厂上，因为那是一个大厂，相信人员流动量大，可以得到招人的机会。后来才知道招男工招得少而且还要凭工厂里的熟人介绍，介绍还得给介绍费，这些介绍人常常是厂里的保安。我们刚出门，没多带钱，也没挣到工资，哪有钱去交介绍费？邱华府说先给我们垫上让我们试试，我们没有去。这时一场经济危机席卷了东南亚，这里的许多厂也不景气，现有的人不出来，招人计划也无从谈起；再者我们的乡邻进厂的男工非常少，没有信息来源，进厂的愿望变得遥遥无期。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老乡们又各自忙于工作，曾得到提醒这里会查证件抓人，我们不敢走得太远，常常大白天从黄贝岭出发沿深南大道向西，看两边的街上哪里贴有招聘广告。一些招工程师、设计人员或管理人员的，我们不够资格；一些招洗碗工、厨师或配菜师的，我们又没那技术。只一次路过京鹏大厦时，一则招聘广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并进去看了看。那是一家推销玉器的公司，里面展示着许多玉器，听完介绍后才明白，先交玉器本金的百分之九十作押金，卖了玉器得提成，然后依次推销。大家都明白：得了吧，干脆让我买了你的玉器算了，我们哪里有钱？就这样好多天都抱着希望上路，拖着失望归来。失望了便在工地上干：头上烈日眷顾，脚下热土作垫，周边热浪滚滚，身上大汗淋漓，锻炼，锻炼，再锻炼，也算是强身健体。

转眼间十多天过去了，工作还是没着落。堂姐夫听说我们来了深圳，便要我们去他家做客，正好他的女儿上高一，儿子上初一，有些课程需要补一补，另外他又叫他女儿联系了几个也需要补课的学生，这便叫了我和邱志敏老师去他们那边当家教。去当家教我们俩当然乐意，便与租住在田心村打散工的老乡们搭伙租住在一起，张超和张书明便留在黄贝岭工地上干。当家教一次授课的报酬是五十元，这是个非常不错的收入，一天两次授课下来就是一百元的收入，比在工地上干杂活三天的收入还要多。可这并没让我们俩高兴起来，生硬的普通话，进入户主家脱鞋换鞋的拘谨，都让我们显得异常紧张和困窘。对我们来说，从一个在农村里经常打赤脚的学生转变为在开着空调、铺着地毯的客户家里，被家长和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学生尊称为老师，在这种强烈的条件的反差下，自卑的心理和压抑的情绪中，我们发挥不了多少自信，授课那会儿如同被关进笼子里的鸟一般。尤其是我们每次去授课前，总是待在出租屋里等待电话，根据家长和学生们的时间来确定授课时间，一旦授课时间定下来，去之前我们总要洗一次澡，换上洗了晾干了的干净衣服，这常常被一些打散工的老乡们笑话，问这是去相亲吗，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紧张地过去，生活开销不成问题，但我们总想着逃离，一直紧绷着神经过下去不是个办法。然而机会终于来了，不久后学生们要组织一个活动，长达一个星期，借此机会我们慢慢辞去了家教的活儿。后来那些家长向堂姐谈起我们，堂姐便敷衍道：那个年长的回家教书了，年轻的回家复读了。

辞去了家教活，邱志敏老师又回黄贝岭工地干杂活了。我辞了别的家教活，还是经常去堂姐家，时不时给她们两个孩子辅导些疑难问题。一次吃饭，堂姐夫说他们单位有个打路面砖的活挺挣钱，就看能不能吃苦，我说去试试。来到福田农批市场西面的福田道路公司基地，宽阔的大坝上被许多路面砖占据堆码着，十来个工人正在一台台机器前忙碌着。第二天一上班，才知道那一块块结实的路面砖是由面料和底料压制而成的。面料由沙子和水泥调拌而成，没有石子，水泥标号较高。底料有小石子，水泥标号低一点，面料底料都由专人调拌，干能成团，湿不沾手，然后在一个铁盒内压制而成。一个老师傅过来向我交代技术：先将路面砖砖面模有凸条一面朝上放在操作台中央，然后用砖盒夹住模块，用台面上的小铁铲先添加面料，面料要均匀平铺盒底，不能太多，太多浪费，不能太少，太少盖

不了砖面模，打出的砖面不光洁；放好面料放底料，底料要平铺至盒口，太少打出的砖密度不够，太多砖则太厚，都不合要求，要恰到好处；放好底料然后加压，待加压柄下降，推动盒子至卡槽，加压柄下的盖子会准确落入盒口盖上加压，待加压柄上升，拉出盒子打开准备出货；出货时先用两手平端面模至放货场，放货时将面模向前向下转动九十度角与人站立平行，然后顺着向下放货于先放的货旁或上面，最后稍用力拿走面模。放货时要小心，因为刚制成的砖强度还不够，放置不稳跌倒会破散，还会伤及前面刚制好的砖。听了这一番技术交底，觉得并不太难，但行动起来总有些手忙脚乱，不是面料少了，就是底料多了，或是放货出了问题。尤其是摆弄那一套全是厚钢板制成有二十多斤重的模盒着实让人吃力。老乡们安慰我慢慢来，不要急。制成一块砖验收合格才8分钱，最初一天我才干三百多块，算起工资还不到30元钱，还不如干工地呢！

沉重的模盒从早到晚被我摔来摆去，一天忙活下来，真是腰酸腿痛，吃了晚饭就倒在床上睡觉，有时全身痛得无法入睡，老乡们说他们当初也是这样，慢慢会习惯的，可我好久也习惯不了。熟手老乡们一天忙活下来可出一千多块砖，而我还出不了五百块，身体吃不消让我对这活产生了厌倦。一场北方的寒潮气势汹汹向南方袭来，淅淅沥沥的小雨成天下个不停，我们终于可以不干活了，老乡们一天无所事事在宿舍里玩着扑克牌，我则到了田心村打探打散工的老乡们。那些老乡们可没闲着，正在东门给一些搞装修的住户搬运沙子水泥瓷砖之类的东西上楼，而且工资还相对可以。他们问了我的情况，便叫我搬回去，这样我又回到了田心村。

在田心村又住下后，老乡们带着我骑着个自行车东奔西跑，由于是打散工，干的活很杂，变换不定那是常事：去东门砸过房，扛过沙，去水贝搬过家，在笋岗仓库给展销会搭拆过竹棚架，在布吉农贸市场给档位老板装卸过蔬菜卖过水果，在深圳水库里面修过山洪渠，也在马路边修过自行车，加过气。变换不定的工作，变换不定的环境，多了些新鲜，熟识了深圳的路。收入时高时低，可以满足生活开销，但无多少盈余。闲来无事也看看带出来的书本和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一些杂志小说之类的书，关于读书的梦还停留心底。

我在田心村租住，有老乡带着还算衣食无忧，而当初与我一同出来的邱志敏老师、张超、张书明就略显困顿了，他们从黄贝岭小工地出来后，邱华府也从锡威电子厂辞工了，带着他们干着居无定所的小工地建筑活。